



括異志目錄

第一卷

宋州狂僧

黑殺神降

來和天尊

樂學士

司馬待制

後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會聖宮

曹門謠

陳靖

醴泉觀

賈魏公

大名監婦

僕射廳

蔡呂樞密

襄國

張大師正

纂



第二卷

盛樞密

余尚書

郎侍郎

劉密學

劉待制

楊省副

魏侍郎

司馬少卿

梁學士

張郎中

韓侍中

張職方

陳少卿

楊狀元

郭延卿

第三卷

馬少保

潘郎中

樂大卿

許異徐郎中

劉太博

刁左藏

茅君郎中

錢齋郎

邢文濟

蕭店巡檢

王廷評

樊願

第四卷

陳省副

王待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陸龍圖

宋中舍

馮文思

陳大博

馮仲載

夏著

冀秘丞

梁寺丞

楊郎中

張大博

楊從先

第五卷

韓

韓

李參政
梅侍讀
韓宗緒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謝判官

劉觀察宅
柴氏枯棗
僧緣新

第六卷中
劉龍圖
宋中全

王少保
范參政
麥道錄

楊道人
李芝
張白

靜長官劍
率子癩
許偏頭

張翰中
發海神
張天齋

第七卷中
劉龍圖
芙蓉觀主

張龍圖
孫副樞
芙蓉觀主

曾老田
郭上竈
朱用之

畢道人
段穀時
方道士

高閣中
孫錯
楊貫中

張酒酒

第八卷中
劉龍圖

明參政
徐學士
魚中丞

相龍圖
尚寺丞
高舜臣

王慶

孫翰林

黃遵

劉德妙

統道士

寇萊公

魏進士

德州民

第九卷

第毛郎中

崔撫臣

張郎中

張司封

薛比部

陳良弼

羅著作

陸長孺

寇侍禁

張尚書

姜定國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悅

康定民

鄭前

陳州女厲

第十卷

鍾離發運

蔡侍禁

白鬚翁

韓元卿

李敏

樂平港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括異志目錄

許異志目錄

劉德妙

魏進士

第九卷

鄭真

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刊行平齋

卷十

虞山逸民俞約齋收藏

卷十

續前

新刊

括異志卷第一



逃於宋州狂僧

師正而纂

太祖仕周日尚未領宋州節鉞時有狂僧携彈

走荆棘中顧謂人曰此地當出天子又顯德末

一人青巾白衫登中書政事堂吏批其頰曰汝

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見

宰相范質質曰此病心耳安足向遂叱去其後

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遂升宋州為應

太祖

太祖

天府後號南郡一名南郡事具國史

宰時主黑殺神降家其

開竈中有神降於鳳翔府民張守真事自稱

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嬰兒歷可辨遠近

之民禱祠者旁午曰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

廷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

陛下當歸天誓祖懽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

幽并未并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

神曰晉王有仁心曆數攸屬陛下在天亦自

有位時太宗王晉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

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真為

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盤屋之太平鎮神位

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殺號為翊聖

至仁宗朝追謚守真為傳真大法師事見翊聖

別傳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為負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

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眸穆之姿若冰

真宗

玉馬楊公伏謁天尊慰籍之甚厚及覺莫諭其事後尚章聖皇帝有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礪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宮闕壯麗殆非人世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陞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汝姑伺此少選導一

仁宗

人至氣色和粹似醺酣狀帝謂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即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適見者主之嗣也寤而識之既而密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天神文誕聖安退處士劉易嘗記斯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興中以職官知光

此縣秩滿考績于吏部時章聖臨御一夕夢
引對于便殿仰視黼座狀甚幻冲即覺竊語交
親以謂改官之期方遠銓司既質成課將取
旨會真宗不豫出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
資善堂仰視睿姿一如所夢事見龐相國所撰
司馬公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迎曙
亭未幾神文棄天下英宗名曙嗣位則亭之名

豈徒然哉昔漢昭帝時上林柳葉蟲蠹成字曰
公孫病已立霍光既廢昌邑立戾太子之孫是
為宣帝寶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
蘸冰向日揆之謂之拔暈懿宗果自鄆王嗣立
以今方古事實符契古語有云翰鵲噪而行人
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况王
者之興豈無開先之兆也異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畢

歸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戈甲、
旌麾儀衛去地丈餘、躡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
既過、復前、又逢數騎、叱之曰、安得犯蹕、僧自跪、
得免、因問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
職耳、僧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令戒、
僧曰、祕之、勿妄言、後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
所夢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云、武王勝殷、
紂、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輒、
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洎河北一本作伯來受

職也、因祀之、約束而去、與此正類、

李時亮云

南岳真人

龐相國籍、既致政、居於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
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
復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密封、俾其子奏、
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
既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玉皇、入、
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玉、
皇詔云、龐某、令且歸、伺與南岳真人偕來、既出、

殿內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真人復至一殿
庭列班龐居上游卷簾畢既拜熟視乃問仁宗
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體候小
康又聞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
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二日仁廟上仙進士時
濟得之於興教院主僧惠節

會聖宮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

祖宗之神

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宮側

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二人衣赭袍
張黃蓋乘馬相次至宮前乃不見明日宮向大
敞諸殿自鎖不鑰而啓主事者大駭少時聞
仁廟上仙

曹門

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
美嘉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
者壯童稚無不道者景祐初神文詔冊曹王
女孫為皇后曹王為國功臣之冠雖珪爵蟬

聯者三世，洎作配，王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且好矣。王輔、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破強敵，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之興也。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欲，壽登耆艾，天謂報施之道，由或歎然。至曖女為憲宗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以曹氏之餘烈，近之矣。

之八良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儻有氣節，通詩易，嘗從范諷石延年劉潛游。景祐五年，以進士特奏名，得三禮出身，荐為邑佐，皆有能聲。稍遷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輒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東下，隱於葉山，未幾詔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朝之公卿多故人，踵向者，輒避去。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嘗有所畜。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經歲不食。嘉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盡室出彼。王介甫高

其行以詩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
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結廬于高梧市居數月喪
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白稱疾惟焚香誦易而
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其紙札
作書遺張郎中顯曰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論俾
主心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
職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是日
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歸鄉以
此書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發違吾意汝為不

孝其子謹藏之自是多為歌詩皆有脫去世俗
之意七年十一月十日平旦謂其子曰吾數
盡矣後事一託張秘丞主之言訖而終時張秘
丞顯將赴官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訃
亟為辦喪事葬于耆闍山之側治平元年七月
張仲享自江東還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封
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之辭中乃云平直
司必然失為議定皇嗣事勿怪第明年秋
英宗由自太宗正為皇子而靖於六年七月為

韓琦

速之數固由默定世之汲汲於進者無所不至豈昧於居易之理乎世之汲汲於進者無所不至新舊圖大名監埽曰埽首中陳蘇賦曰埽心河自大坵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藁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芟竹捷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天龜屢來嚙岸之薪藁似將穴焉遂殺焉

射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許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同汝姑止此無他適上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

白鯨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僅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向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曾殺龜事對曰某主婦崖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於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智井遂寤事聞之于劉休知繫亂云云

陳執中

新武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監永州酒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曰具有膳就其所浴以延歎之英公即座周視居宇忽於椽桷相問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牌否左右對以無觀郡守而下皆曰未嘗有牌陳笑而雜以他語及歸家入怪而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公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台府竟踐此位雖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時官為端揆

進士

魏泰呼瑛為舅祖得聞其事
呂樞密以病亟相申以次子始秦國姪婚而
疾將去之命醫工陳遜者煮藥時方初夜逮藥將
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諸藥品差對
未再煮之俄以嚴鼓不覺再覆既而又煮而加
火焉困甚就榻夢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劍叱陳
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加
害陳恐懼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於秦國

云
曰在孕者貴人也雖疾當無所損其後生竊臣
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薨聞之馬城運判

古語云... 疾將去... 數已... 未再... 此... 魏書卷第一... 襄國張... 師正纂也

括異志卷第二

襄國張

師正纂也

盛度

盛樞密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
支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
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
一府、見王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誌以同
姓名、而誤追、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野間、遠望有
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

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下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囑語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相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枕、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于此、且起忘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文肅公說

余尚書

余尚書靖、韶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將求薦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

余靖

劉某偕行、劉已四預計、偕行至洲頭、驛有祠、頗靈、余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遂率劉以楮鏹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夕余夢神告、召而謂曰、公祿甚厚、貯於數廩、官至尚書、死于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謝而退、遂寤、其後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罹廢黜者累歲、其後竟至工部尚書、常語交親曰、關中任使、決不敢去、既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金陵、就醫、舺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榜曰、秦淮

亭公不憚數日而薨。劉某者以累舉不第就南遷遂攝一尉才逾旬而卒。李洪備時亮云

郎侍郎簡致政之年將赴闕更圖一郡然後懸

車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時盛暑月色澄亮命從者皆寢。闌船內默坐乙夜聞岸側有人語云吾兒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窳幻恐致驚怖。郎大訝登岸四顧人皆酣寢惟群牛卧齧于屋下翌日郎駐舟以伺俄有稱監簿者年甫弱

冠由途於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轉如風頃刻而過堰郎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謂無冤杓安能垂老更偶一俛於王事乎即抗章告老南歸餘杭牛之子不傳名氏者郎為之諱也。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劉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導甚厲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駐者曰何處大官曰

潭州劉密學校南岳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紛言新官禮上伯見乃劉密學也又馬尚書亮時尹京南午已之向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謁謂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典謁曰既要相見何不早來又曰為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事畢方來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晚衙馬視事典謁以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日函訃至考道士求

見之辰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受劄子赴闕即具舟艦立俾徒行李族屬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訖穿膝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禮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今所書者錄馬運判城辛都官子言之說耳

劉待制

待制劉公選彭城人清修檢重時所推與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船泇淮至水車驛

舍遂卒，先是驛居人見駘群羊及負荷酒食橫陳之具入驛者，視之則無人，如此累日，劉旣卒，始悟鬼神之來，迺水車溝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純言。

蘇軾岳陽省副

揚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數同人稅宅於飲馬巷，居數月無他異，一日採擄歸，時春季頗暄，相與解帶席地而坐，俄覺身之欹側者再三，以謂地動，問諸僕隸則不知，揚取剔耳篋，畫壁罅

中，冒出淺紅線長數寸，以手牽之，有縑衣如線色，隨牽而長，約尺餘，懼而捨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盡入，坐者大駭，莫敢發視，即時遷於旅邸。余任渭州推官，日親承揚公之說。

蘇軾魏侍郎

邢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員外郎知洪州，罷官，舟經大孤山，方乘順風，揚舩甚駛，一女使滌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頃刻已十里餘，公惋歎良久，一女奴忽沉，具狂語，趨前而舉止。

語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於水，實命之至是，無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終，夫豈不大戚耶！僅歲時月朔賜草具饌，化楮泉于戶外，使其得以歆領。雖泉下亦不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一漁艇載所溺婢，擢及公舟，告曰：溺婢為浪泊而出，獲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嘗死，而女奴亦不復降語。

中書少卿司馬少卿

還下

太常少卿司馬公，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制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年少，同舍肄業，常苦資用不足。張忽嘆曰：願得乾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黠卒執汛掃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間有此事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妄求，豈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願試之。張大喜，脫衣質錢，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銀一兩內鼎中，出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

聲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銀也。比聞有黠卒得此術，向或鬻之，豈非此人所為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術也，圖之固易，然緩而取之善也。自此屢以美言撫存之，一日請浣衣於江濱，去遂不復，竟不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仕室，職于史館數年而卒，未克歛。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今

棄世終信宿，家事不治乃爾。又召子弟戒勅曰：吾家素貧，尚有鉛器數十事，兼朝廷必有贈賜，是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託祖舍人可也。家人向曰：學士今居何所？云：見作陰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毫楮作啓，令子弟取其書還某家，於某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復索茶合，飲一盃已，手自封牌，真梁之蹟也。須臾乃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進士洪正

卿云

張郎中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爲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瘍生于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創痛呼視之遂取少藥傅其上旣而苦楚尤甚仇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况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於陰府不汝致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即腫潰創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張橐實良厚歎欲先以毒藥潰其創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至不救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逆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

因而致斃者衆矣。僕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
之心庶幾乎革矣。且見張君之顯報，則小人
侍中韓公稚珪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然無所
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
覺，驚悟，其後援中興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
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
非偶然而致也。其太常博士姚復云：此樓山

樓山張職方中興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

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思
鷓，每至官，必下令左右挾彈逐之。熙寧六年，王
內艱，權居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鷓巢於殿之魚
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
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鷓盤空鳴聲甚悲，翌
日張步庭中，一鷓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鷓復來
攫傷其鬣，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嗟
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
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

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禽猶然，豈其陳少卿不甚同類哉。夫豈其甚也。太常少卿陳公希亮，曩歲刺宿州，廳事後門常扃鑰，相傳云：閉則有怪云。本物見陳剛方明決，不信。遽命啓之，果有群妖，晝夜隱見于房闥間。陳亦不甚懼，一日偶至土地堂，見土偶數十，趨其為妖，命碎之，投諸泔水，妖遂絕。蓋每歲立春，出土牛，牛既為衆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

置於土地之祠也。

張供備宗義言

果於市中

楊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楊公真相善，嘗夢楊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初既登第，丁內艱，未終喪而卒。其後好事者解之曰：龍首謂狀元登第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陽人，少以文行稱於鄉里。呂公蒙正、張公齊賢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平興國中，

陳搏自華州被召，搏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進謁，搏倒履迎之，目呂曰：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在行間，而福祿延永，又過於呂，然殊不言延鄉，於是二人相與言曰：郭君文行鄉里所推，幸與一見，搏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別去，搏送之門，顧張呂二君，今晚更過訪，及期往，搏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鄉祿薄，伺呂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張君作相當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狀元中

第，及為相，薦延鄉得試校書郎，及張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語其子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薦郭延鄉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奏，悞書京字為職字，及書可降制，乃職官，皆知搏言也。
進士魏泰聞之，陸脩撰經云：其始末甚詳。

漢書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括異志卷第三

太子少保馬公亮

襄國張

師正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于廬州城外佛寺一夕臨窓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自窓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伺書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鬼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漬水密置按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聞窓

外太呼曰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與汝公雅不
為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而索滌愈急公不應
速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且不
為他怪徒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極地
取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亦
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温嶠熉犀照牛渚之事
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
人怪遜謝而去進士魏泰言馬公嘗說於其祖

蘇異志卷之三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策有吏材天聖
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以十餘歲
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
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
以音繹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三
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
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
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

相視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
恐久溷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
街西磨坊某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
夕具飲食惟聞七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
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
受代道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緡帛
遺其家潘之子士龍為正郎胡訥嘗著孝行
錄亦記潘夫人事人必即此家南門外天
樂大知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
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後燈檠搖動如人
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於
向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藥置學舍中明燈而
坐亦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
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
興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赴關至武陵一驛將舍

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願易
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
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
汝何等人敢輒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神
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
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刺徐鼻擲去以所擇
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
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易
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

書丞蒯在維揚簽判治平四年物故

劉太博

興州依山為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構樓
於上俯視儀門如指掌竊元中太常博士劉公
中達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樓見白衣者入
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客至吾將延之遂下
樓升廳果有舉人投刺劉接之坐移刻各不語
告去遂循東廡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
不卷直趨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

中無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自何而來月餘
劉卒於前進士程覺言或去其言曰氣舉人
對前臧刁左藏人非陳原也上其言曰氣舉人
刁左藏凡升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臧歲
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二年秋刁
捐館年歲次子總忽見父坐于城門之側行李
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衣白方驚懼其父以
手招之即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
奈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今主陰府俾

我提舉行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
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為
備勿告之恐深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
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
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鴉青紙一
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
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閭巷悉見行數里逢市
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乎
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我家語吾鬼後月南市

當災且慎之我已留後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
張亦不知是鬼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中
大哭少選總出詢乃知刁久已棄世其妻弟孫
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儲
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通四鄰
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
一日與客奕碁于所居之內下有誦佛書而西
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殿之
即死竟斃于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書亦無

事洵各備職

來平且呂郎中

呂郎中元規治平初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
宇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亭下植荔枝數株
夏五月實盡丹翌日將召賓僚用樽以賞之其
亭暮則高鏞入迹所不至詰旦啓戶無一實在
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我曹今
日會家親手把洪鍾飲數巡滿地狼籍不知曉
荔枝還是一番新歲餘呂以事去官其姪子

選書選異一書海流轉已以車去其
日會家錢齋郎其妻將建此齋辭不效
治平中有錢齋郎者調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師
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語言皆男子也狀如病
心召符禁者視之術皆不效聞孔監丞者有道
術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
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偶坐其妻冠幘束帶往
來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久之孔都
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須著去否孔因謂曰汝本

何人輒憑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嘗被一命而
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
止暫憑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獵三教是識
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
憑之乎鬼默然又謂曰汝既言曾探釋老有爾
許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
妻噲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得長張維生言
卷之六
齊常寧華趙或曰康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常掌華陰道司事故得紫其服號虛寂大師既免道職專主金天南祠鄉人歲時獻施金帛甚夥邢悉哀為私藏向充酒色之費有突檢其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屢以所得賂之一夕邢夢入攝至金天殿下見巡檢亦在廷中有若昏吏者詰二人以盜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歸邢既寤覺背向楚痛遂詣巡檢話昨日之夢驚曰我夢亦然月餘邢病背瘡死巡檢者亦患疽相繼而殂

得之董職方經巨錄

舊店巡檢

渭州舊店有巡檢解宗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戍焉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為賞只其妻分肄一番酋俾主汲煬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據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嚼其衣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

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任此而生。不若逃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漢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蔚之處。令妻踞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捕雉兔。術致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斯事番人具知之。此言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漢。又能導俘虜之婦。向關而歸。可謂

國獸。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斯犬之罪人也。此言王廷評於登第後。其妻自歸於國。不王廷評後。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林頭登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內外舉人喧噪。詬我何為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

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不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巫，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侯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主亦卒。或聞王未第時，家有井竈婢，養戾不順，使令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鄉間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遂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夫劇而終，而人必以心術為歸，其理之固哉。

蘇異志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素有異相，曾生四乳。一日忽題於廳之堂扉云：三聲鼓角雲中見，一簇樓臺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後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云：吳山大王遣以奉迎。預乞延數日處置家事，迓者乃去。亟召同寮具以事告，且訴鄉里遼遠，期津遣掣累之意。同寮見其無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訊其事之委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時正嚴鼓時也。

諸回孤歸京師故棲則幸甚陳知錢善數術亦
不以為然愚嘗謂其妻子曰陳亦行尸耳過明
年復舊官則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餘
陳徙廬州未半歲復召為三司副使數月病背
疽而死越三日陳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據榻
附而降語曰吾昨日已見王將設酒我辭以創
痛而止刑外從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綠
緋寬衫烏氈靴亦無異人世不復號慕以自苦
也又數日復降語命設榻如賓主位曰此前濠

州同官錢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復與比部同
官前日已嘗宴會相得之歡不異平昔可令院
子傳語錢家縣君言比部教善視十一郎比部
幼子景所鍾愛者今再與陳吏部同事甚樂勿
思念悲慟也先是二日錢之幼女方十餘歲睡
中哀號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見比部與陳吏部
在持一高堂上宴會樽俎詩鑿懽悞無不華醜左右
侍衛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覺啼泣被呼方省
與陳宅女奴降語相符昔之小說載幽冥事者

彩准十

多云人間郡縣陰府悉同若陳吏部之爲益州
豈其然乎比部之子閑今爲供備庫副使言之
甚詳一其言上其言對朕對朕不整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
監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爲圃一
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媪立射堂中氣
貌甚假卒驚詢之媪曰我乃監兵之母也汝亟
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媪何妄也媪曰

第告無多詰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
真母也而言語哀惻監軍號慟家人已下皆往
拜侍母急曰以幕幕射堂之軒使不外曠旣而
詢其所從來母曰兵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
伏宰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
遽謁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
所疑鬼神事實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
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向世傳有閻羅王者果
有否復誰尸之曰固有然爲之者亦近世之大

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向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戢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為之記、其子復以示魏泰云

比部外郎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朱髮青膚、自中雷

下瞰、垂臂捽一女、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逮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允官於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扉宇亦曩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差班行監當、今差京官、今中雷之下者、嘗有井、李殿直監臨日、鞭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遭大

水湮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曹金部元舉治平中嘗為福建路轉運使廨宇

中有池亭曹朝夕止於是家人怪其肌體日瘠精神恍惚訊之即曰嘗有李家娘子甚美與二婢子來侍我咸謂物怪所惑召醫巫視之悉無效乃涸池求之得三鱧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縶而焚之曹亦謝病歸維陽歲餘卒

龍圖陸公誥尹成都府宅堂前東南隅有大

枇杷一株其下夜則如數女子聚泣者燭之則無所見厥後半歲陸卒於位熙寧六年成都關隘間遇夜邏卒聞哭聲啾然凡數十處就視之則無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餓盈路繼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麥則無人收刈至於綾羅紗錦練箋諸物鬻者亦少宜乎鬼兆之先見也

都官錄目觀

宋史 宋中舍 該 韓 日 賈

太子中舍宋傳慶諫議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
父性嗜鱉嘗一日得數鱉付厨婢臠之其一甚
大婢不思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煩
熱殆將卒家不覺致外舍俾卧以俟終翌日視
之則自戶間至婢胸脅間皆青泥塗漬婢亦稍
聞訊之則云不究其泥之來但煩熱減差耳家
人伺之逮夜有一大鱉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
婢脅冰至婢逾旬遂愈詢其致鱉之自婢乃述

其本末天聖中傳慶為遂寧通守與先君言如

此

馬文思

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姪也遇罷官多
寓家高郵軍細君之妹亦居是邑嘗以牝羊饋
於公未幾生一羔秣飼數月閑居患無人牧放
乃鬻於屠肆翌日臨格將烹之出刃于側且瀹
水以備燂濯將剖而亡其刃良久見其鞞於溝
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銜

而投諸溝，又豈足踐淖，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傷。後以羊歸禹氏，自此不復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當守全州，嘗有書斯事于閱理堂之壁。云：公未幾去，一燕林隨，其民固以患無入於公。高陳太博，亦在氣。是以羊歸太常博，士陳公舜俞，在明州觀察，推官有女子一男一女，皆六七歲，一日戲嬉于外，逮歸，則男子面有墨，規其左頰，女子朱規其右頰，家人怪向其所規之自，則云不知，家人但謂小兒戲而

為之，命滌去，翌日復然，如是幾月餘，日日如是，而無他怪。陳慮為怪之漸也，白轉運使求治他局，遂泐牒于浙西，解既空，郡給二皂以守舍。一日二人相與言曰：陳察推向以二兒，面有畫，以為怪，而竟無他，我等當驗之，有能獨入堂中，自朝至暮者，醵錢若干以賞之。一皂欣然，携短劍入堂之西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過午，吏喜其無怪，又喜將獲所賞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扉啓，有數婢從一婦人，臂鸚鵡，立堂之北，若所

規畫然。吏熟視默念曰：苟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將以刃劫之，忽心動，若大悟，不知其身之所。有驚呼，携劍突前以走，犯譙門，穿長街，若發狂。失心者，市人覩其持劍，以為有變，皆恐避之。未半里，廢路道左，衆掖起奪劍而詰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蔡進士魏泰遊明州，親見此事。公集古傳，因編明史，得此一事，合之。白無四馬仲載，為魏文傳，句白，魏文傳，亦得此一事。熙寧六年，開江南為郡縣，既得峽州，築為安江。

城，命內殿承制馬公仲載統卒三百戍焉。時石鑑以兵馬鈐轄知辰州，總千兵亦駐城中。一夕，邏卒云：蠻兵數千，夜當攻城。石聞之，即欲遁去。馬曰：鈐轄僅出，則誰與守？遂仗劍於門，令曰：敢出者斬。石遂留，蠻兵亦不至。由此石頗銜之。未數月，馬忽仆地，懵然無所知。僕從乃舁辰州就醫藥。石乃劾其棄城戍，將以軍令裁之。馬病稍間，就鞠于武陵，乃具饜，遙訴司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歲，未嘗讀書，忽睡中呼索紙筆，乃書曰：

南岳門不牒勅馬仲載念卿遙祭之專勤聽其
訢聲之怨切據卿之罪理當喪命上天愍卿常
行吉心能守所職止命降災奪官更宜省循以
邀福壽懋哉幸矣熙寧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復取朱筆畫一印於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見
復睡少還而寤詰之云有一人青巾黃衫以黃
勅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寫也仲載之事武陵
人無不知者南岳勅好事者多錄而藏之一
州命內夏著作馬公仲載

尚書郎高公靖蔡州人罷官歸鄉里村居嘗坐
壠上視農事有耕夫於土壤得鐵牌上有大字
云司法叅軍夏鈞高亦不喻數年授知道州相
次有長沙人夏鈞調本州司法叅軍高方悟鐵
符之前定也鈞官至著作佐郎
翼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將至
預徙家于洛城獨止于縣之正寢一夕夢二女
子再拜於榻前問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

密以告梁解官廟為後政所毀鬼亦不靈開
各洪正鄉進士云人言其鬼無與之相神會
吾國百楊郎中未幾自焚之齡中始與氏成子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靜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
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
異患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鏹潛徙
去楊出一子俄病癩肌潰而死近時有人死而
復生云陰府新立速報司若楊氏之報信哉
夷唐之張太博車姓不爾且姓薛頭薛白聚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張忘其名知兗州奉符縣
太山廟據縣之中令兼主廟事歲三月天下奉
神者悉持奇器珍玩來獻公往竊取之既解
官寓家於東平一夕聞中闔外如數十人語聲
雜遝不可辨晨興視之其所盜鬻幘器皿之類
悉次第羅列於廳廡向視橐篋封鑰宛然如是
者凡數夜張大怖駭悉取燭之越三日奉符舊
事發兗州獄吏持檄來捕既就逮左驗明白竟
寘牢戶

實私楊從先

殿直楊從先至和初監汰名馮監其冬夢授樞
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行右劄付從先准此既
覺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馬多死監牧使臣
衝替者數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衝字也
再言之者皆被責也

括異志卷第五

李叅政

襄國張師正纂

李叅政至性修潔夷淡年幾強壯尚為布衣開
窪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
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
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
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邪仙邪答曰奴
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

三至、或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
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白與君歟
奉、三年於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省一言
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
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令世俾君羈蹙
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
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
啓其封、見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
而果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巨鎮而終、

樂京著作嘗言

梅侍讀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廁
文館、坐在久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
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脅、少年者中首
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
宿齋其上、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
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鬪于前、一人被冠
服前、謂牛曰、伺呂公再入中書、鬪亦未晚、牛遂

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以太
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向夢中所見又守
倅之屐花園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厚
結於申公竊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
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
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郡牧使是歲
十二月得疾出守許州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
馬乃郡牧使也二牛鬪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
又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明富貴貧賤以時而來
其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預俊選屯蹇不振年
始從欲方遇知己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
巨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韓宗緒龍圖贊之子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皇
祐秋鎮廳預薦偶於相國寺資聖閣前見其家
舊使老僕呼謂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

此曰某命從送春榜使者，又問榜可見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見也。又謂曰：汝能密詢有我姓名乎，苟無，亦可料理在。僕許諾，試為盡力。又問復於何處為約，僕云：復期于此，他處難庇某之迹。此地雜沓，人鬼有得祭處，他日如期而往，僕果在焉。遂開掌，見己之名在片紙上，揭其下，乃田寶鄰也。僕曰：此人明年當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賜之。若白身則不可，因忽不見。明年韓登

第，曾以茲事說於親舊間。治平中，韓王汝龍圖與供備庫使段繼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嘗為雄之監軍，雄之舉人皆上謁，田寤鄰刺字廁焉。韓見之大驚，與段盡道所以，段復以韓事本末語之曰：遂齋戒，夜醮作奏，訴于帝。水災嘗侍父官瓦橋，備知之。熙寧中，炎登第，為岳州巴陵簿，縣令王澤嘗談怪異，王云：應舉時，邠州東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驗。遂率同人數輩就問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見，遂以將來得失叩

之再三不語，俄又面壁而坐。云田竈鄰公事至，
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場事。不知田竈隣，何人也。
炎方省向者韓段之言，竈隣以累舉特奏名，其
後官甚卑，時之與竈中，或登第，或出仕，或新
請之曰：南州壬子無此，奈何。下而衣，或當封，或
虞部員外郎杜公彬，罷滌倅，至闕奉朝請，七日
遊景德寺，訪朝客，不值，方假筆札以誌，內偶狂
僧嚴法華者，自廡下直揖杜君，杜雅聞法華言，
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詔之。僧奪筆，素紙

杜以刺字之餘，授之大書云：南州壬子，杜不測
其旨，後數月，授知漳州，到州閱圖經，則陳氏偽
據曰：自漳為南州，杜嘆訝之，自撰以為壬子者
有土之號，豈隱其為州之意，耶。後歲餘，杜終
於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齋飯僧次，煜因言
及法華之事，取其書以示群僧，因觀其壬字中
一畫差長，若壬十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
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於魏泰，并出其書。

李侍禁

李侍禁齋善素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
在華陰之東郊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
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鬻戲長男年二十餘乃嫡
室所出與其妻謀曰二子長立當有婚嫁之費
且分我資產能致之死地家資悉我有也自此
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笞罵挫辱無日無之
俄得疾疫遂絕其藥膳雖杯水亦不與相繼皆
物故妾不勝怨憤自走伏齋壇號哭以訴數月
妾亦死有隣家子於閭巷見齋手携二子妾亦

侍側顧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
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歿若可語之吾亦訴於陰
府不汝置也隣家子知是鬼將走避因忽不見
隣家子遽來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
會親舊女客於中堂厥良獨坐書閣下乃父自
外至數其罪以杖擊之坐客聞其號呼悉往視
但見仆地叩頭服罪言虐殺二子狀數日乃死
其妻後數月亦死田宅家資悉籍沒噫李齋之
事不誣矣世之人父死而謀害幼稚以畜貲賄

各竊享焉、今聞已歸、乃拜辭而去。
李比部從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數
同人、僦舍於麻績巷、嘗五鼓而興、將謂親知、
遠坊者、始啓寢戶、即踣于地、奴僕扶視、氣息
絕、至巳午、間始惺然曰、初啓關、見一鬼、戴短巾、
衣綠寬衫、黝面于頰、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
以氣噓之、如霜風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
於地也、明年、校藝、不利於南宮、曰、具此奇風、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峽州簽判、待闕荆
州、僦居於公安門內、暇則坐於廳祀間、嘗有持
刁鐻者、比日過門、植足注視良久、乃去、胡異之、
一日呼與小兒剃髮、因問曰、汝常顧吾門內、何
也、曰、有一親識姓某、在峽州為吏、兼管冥曹、事
多而身勞、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門而不敢言、胡
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問之、有一人前
曰、刁鐻、漢竟多口、胡屢詢以冥司所職、但云未

可輕洩居無何胡以先人忌晨飯僧課經具疏
焚楮泉造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懷探昨日
所焚疏示若新寫者已而灰滅且曰殿丞見迫
不敢隱然謀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減祿筭矣
數日吏暴卒其年胡以病廢於家雖得臣李林
秘校番其日登門蘇武主財身其以去隨其
謝判官平原人竊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
事未幾因汝夢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頗豪盛

姝媪抱嬰兒飾以文繡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
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
郎中宅也貨產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領之既寤
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
秩滿復調棣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
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純綺戲階下指謂謝曰
此前日之嬰兒也今始五歲尚未語既寤謂家
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
又將起調復夢老父導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

緋帽紫袍銀帶立於堂庑顧謂謝曰此子已讀
書矣若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
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未幾謝卒
居宅者劉觀察宅景宗時謝謝斷不許歸曰
京師保康門有劉觀察之別第每僦於太翰林
學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鄉貢將試禮部僦
此第以居一夕不寐聞廳中有人呼曰太尉來
既而又有若徃來詢切切細語或如傳授指
令皆以太尉為稱歷歷可審甚訝之翌日究其

宅之坊曲地里則韓通之故第也通嘗為王彥

昇族於斯第之下也進士魏泰親得之於曾子

暄云昔以木葉用因木葉以葉其全則與此山

與林深柴氏枯素米奉新自種實不以

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莊也門側有井

上有大槲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

帝既禪素遂枯死明道中枯卉復生一枝長一

丈餘蔚然可愛井中水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

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帝王之後柴氏自邢蔡

號等州諸族被甄敘入官者三十餘人并素之
祥亦非虛應。龜井中水世靈驗於今。龜並墨
帝頭縣僧緣新。或即直中林在對主一林身一
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畜犬。幾年
年。一夕夢犬語云。累歲荷畜養之恩。今當與堤
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為意。黎
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
門謂曰。狗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
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息婦夜生一男。及詢
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
浮屠。令以披緇剪髮法名緣新。鼎入率知之。

雜錄
祥亦非虛應

補注

武陵郡西有博廟曰東風

年一夕忽大詔八

頭杜

明侍

...

...

括異志卷第六

襄國張直師正

少保王公明

開濟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

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

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

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

大笑陰隲垂祐無彊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

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

之亦出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止
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
爲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
方合之、服者無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孫女壻、
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
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
祐、築壇于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

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
故、多方以圖安耳、旣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
体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旣
而秉簡贊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
試捫其體、則羶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
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
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
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
天閣、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

以稽留公益不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夫事聞之畢國博仲達陳著作之方云云。始論蓋林坐余

西東
麥道錄

麥道錄本宦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材場。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汴河岸之側，有敗席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麥異之，為布衫褲麻履，故中瘞之於隙地。他日奉使廊延，至蒲坂北一郵置，有一貧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故來致謝。麥召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賜也。麥罔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屏左右，移時而去。麥既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已。麥遂棄官為道士，為左街道錄，年九十餘卒。聞之子朱左藏允中。

嘗中勳揚道人

揚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郢之京山縣豐

國范頓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而未嘗巾幘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施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逆知人中心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朱砂銀法試之有驗往見之楊即前日澁之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干之乞數字直書云翻車二十五斤既而果於翻車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令京山楊每來謁之贈以衫帽或留宿外齋雖設

衾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矣未幾索紙筆橫作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視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塗商販皆云見其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豪民張絳家為買棺埋于市側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師是日見楊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開其藏惟空棺耳其異迹甚多能記其一二也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和厚，簡默，居常若愚者。間為兩韻詩，飄飄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納辟穀之術，膚體不屢濯，自然潔清，髮有綠光，立則委地，所居房室，不施關鍵，邑人崇向，施與金錢衣服無算，人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一夜有數處見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于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削髮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珙為通守，延納甚歡，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府多事，因禡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公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張，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日以沉湎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

往來塵市中，多所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衆皆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赤身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或與人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累不少僮。又或仰卧，舒其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頰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客酒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丹醪，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詬者

尤信。南岳道士唐允所，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與之游。向天才敏，贖思如涌泉。數日，削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鄉親尋訪，言訖而絕。身體潤澤，異香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買棺葬於西門外。逾年，監兵罷歸，其僕遇白於揚州開明橋，問方鑑在否。為我語汝郎，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張駭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隨手

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
遇白、携大葫蘆、負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
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歸
致書、崔氏覽之、大驚、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
護命經、窮極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雜詩、唐
魏集而名為丹臺、並傳於時、大抵神仙之事、見
於傳記、若白之解去、此身自相接、年紀未甚遠、
今望而祠之、不惟衆所瞻仰、抑將傳信於永世
也、蘇詩指柳應辰職方撰祠堂記畧云

蘇轍靜長官

百歲人壽正十人

靜長官、真定人、登明經第、寡嗜慾、好道家修攝
事、一旦棄妻子、遊名山、數年不歸、天聖中、先君
與親舊杜獲、向知古、會於磁州慕容太保之第、
始然燭、叩門頗急、啓之、乃靜也、緼袍皂條布巾、
芒屨、把臂甚喜、詢其所往、曰、自別、浪迹於山水
間、良惟素志、今將歸真定、視妻孥、聞諸君會此、
故來相見、既飲、靜曰、方道舊為樂、而酒薄不可
飲、某有藥、以資酒味、於小囊中出藥一粒、如彈

丸投餅中、復幕口、良久、飲之、氣味極醇烈、夜漏
上西、數諸公皆酩酊就寢、雞既鳴、靜獨謂僕夫
曰、或諸公睡起、報云、我且歸、真定也、既曉、相與
歎、靜藥之為神、亟命健僕走真定、向其家去、未
嘗暫歸、余前年寓洛下、有醫助教、靳襲者、於其
家常帷一榻、枕蓐甚潔、人向其故、曰、以待靜長
官、靜今隱嵩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
仙事之、嘗以方書授靳、由是醫術大行、家貲數
千萬、靜今年逾百歲、狀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

多知之、

山對子率子廉

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無他能、嗜酒、性狠悖、於
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
呼焉、居山之魏閣、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蕪、
穢委積、而弗加芟掃、以是景趣湮沒、閣宇圯壞、
游者以其境汚人陋、亦罕到焉、故禮部侍郎王
公祐、以中書舍人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
衡岳、遊覽佛寺、道廡殆遍、因訪所謂魏閣者、群

道士告以推陋無足觀，而王公堅欲一視。及至，則子廉猶醉寢。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視王公。久之，乃曰：窮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為罪。左右皆股慄，而王公欣然無忤。其應答之言，雖甚俚野，而氣貌自若。王公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所以顧待之甚渥。人亦莫諭何以致然也。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又半年。然王公問遺時，至山復作詩二章寄之。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

一別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謁王公。且曰：將有所適。先來告別，公曰：往何地？則曰：未有所止。緣某一念所詣，則翩然遂行，恐爾時不復得別。故預耳。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旬，辭歸魏閣。至之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飾服焚香秉簡，即中堂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岳寺僧自京至於安上門外，見子廉云：來看京師，即還。時蒙李觀主厚有贐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其封，真子廉之書也。人皆嘆

王公之默識也。張都官子諱章，書少入，
成都府畫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聞畫肆
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十許，負布
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
得非有所稟而召僕也邪？曰：非也。聞君筆妙，故
求耳。幸無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
鹿皮冠，白玉簪，遂頂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且
長矣。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

臨，前言戲續，誠負媿暢。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
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錢，不
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携囊而出。許拜謝，
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有識之者曰：此靈
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數，許家資遂日益。後
以貪直畫且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
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
忽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自
是時為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八十餘，方卒。朱真

人者、乃朱居士、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
仙傳、言事得之裴張長官、其必應、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
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女生、歲月日時不利於
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於張氏、向與厥夫禱
嗣於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辭、以所減之齒皆焉、
繼有數子、而翰父母故會歸真觀、以竇密以鑑
五十年萬興道士修殿宇、以時竇亦死、後數歲、翰

忽為神所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
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於子、私用家貲、已
受考于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眾所不
知者、如是不一、繇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
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雖小、妄以告神、則罪大
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
矧非理而用者乎、

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
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
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
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
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誦者歟小書
豫之張容省元云
蹟圖張孫副樞
寶元中副樞孫公沔自小諫以言事左遷監永
州市征嘗夢一道士喻以牽復之期又曰吾有

少田在鄱下為人所盜可為正之俄而孫移倅
長沙因祠岳廟遍游道觀佛寺至九仙觀見王
真人像克肖夢中之見者詢其公財歲入則云
有田數百畝為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
盡取故田還之觀乃梁天監中建後廢唐刺史
張觀復加營構庭有磐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於是地晉道士陳興明施存尹
道全宋徐靈期齊陳惠度張曇要梁張始珍王
靈輿鄧郁之也建昌李觀撰祀章岷書石

惋歎不已、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園
卒附書為謝、視其墓、四周摧陷、柩悉破露、發之、
但緼袍、巾履在焉、曾以謂冥解也、追悔自咎者
累月、因而頗失心、外三越、內一陰、園中亦
費之、郭上竈曰、竈家平日曾曰、竈家亦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嘗以備雇淪湯
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
者、形貌瓌偉、神彩凜然、屢目于郭、郭亦既疑其
異人、又竊覲於袖間、引出利劍、郭私念曰、必呂

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
僕廝、呂不顧東去、郭乃尾後、至一闌處、呂回顧
曰、若真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頭以
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
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
之所、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以方去、問之、則曰
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
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緼
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

遂問見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畜之見、今為大數
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為妄、問
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
棺、仍告曰、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
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
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乏
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
為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
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為水所漂、策杖臨

視其棺、果露、而四際亦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
是亦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是、

置論對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鐵冠、邢
州人、有道術、祥符中、得召見、後隱泰山、復游天
台、頗得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杭游姑蘇、落魄不
事儀檢、好飲酒、啗葫蒜、大肉、或傳其有道術者、
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純中、舍監蘇州市、征、嘗
外廢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勝忿怒、謀害

其夫、僕薛醉歸、以刃賊其要害、家人救之、獲免、
會李之父母過姑蘇、聞之、俾其弟持藥飲之、而
斃、即夕為厲于薛氏、擊戶牖、碎器皿、或滅其燈
燭、或嘯於堂廡、遂召人巫覡辟除之、不能去、不
得已、乃告牛、曰、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
於正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牀下、上
置銅鐸、始乙夜、鐸忽鳴、訟案足而下、去地尺餘、
如人携持、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
厲耳、逮四鼓、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

冰雪、毛髮盡植、牛乃取一榻臨案而坐、如有所
詰問、曰、汝謀殺夫、死實其分、得不棄市、乃大幸
也、安得更為崇厲、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
見聽、吾當請帝錮汝於石室中、如止、要冠珥、桂
襦之類、翌日當與汝、遂丁寧誠、勵遣去、明日遂
具其所要、泊楮鏹數十萬、燔之城外、女厲自茲
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
與牛同飲於薛氏之館、目睹斯事、

畢、道、人、

畢水部、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
江湖，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
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
以扇扇之，殆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姓者過洞
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
岸，以扇招之，入舟，漸逼岸，遂獲免。賈德之，默記
其形狀及舫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到長沙，
偶於闌圍見之，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
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

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
在。蓋得之李林宗秘校，林入籍去，已載成書。
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
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塵市中，謳吟云：
一箇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拱
邪欹，看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吟三五句。
方已，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來歸。遇其出
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

不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營墓發視，但空棺耳。王祐咸承制在許州，親覩。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于塗陽之西山。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無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事本亡字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丸蒸黃菁遺交舊，一歲忽不

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聞之學院，向知古俗。

高閹

高閹，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來往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至數斗，不亂。許郎中申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饒

并貴池亭有九華亭也。今者與高有舊，因謁許
廷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
李白，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鉤，解
投坐前。龐鑄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
釣魚，今果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滁之瑯琊
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開元中寧王所
吹者，然不知是豈時已幾百歲矣。世傳神孫子
開謫，信自天入，姓劉，名且，其籍字安，即蘇州
吳郡人。孫錯，少山，夜以爲，此，姑，即，若，春，然，野，鹿

孫錯，不知何許人也。祥符末，嘗讀書於鎮州西
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
道士据榻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
曰：窮薄人也。今旣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旣而
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
教以符傳。本篆字，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
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
符，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
志之。旣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錯遂市一牛

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
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衆黥配
之錯謂獄官曰錯非造妖者間遇神人見教耳
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
之乃曰昔劉根嘗有此術命釋縛試之果然遂
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盡
術衰遂逃去寶元中嘗詔天下捕之軾坐黜
山陰書楊贊曰林藥卷八楊贊開封府寧陵縣人也嘗兩舉進士不預薦

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不
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
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贊令起謂之曰汝逮
今三為人矣始為屠次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
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頸有投縲之痕尚在
可視也贊曰人之膚理萬狀安可便以屠者洎
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懷中探
一鑑令視之則鼓刀施朱之狀宛然贊即再拜
謝又乞諭向去休咎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

余久既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
二年調邛州錄事參軍、今沅州推官呂昭吉時
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頸上縵迹甚明、
詢其故、貫具言夢之本末、及披髮見肉、臍圓五
六寸、若寡數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
任而終、人其後、遂歸、人其後、遂歸、人其後、遂歸、
人其後、遂歸、人其後、遂歸、人其後、遂歸、
道出張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夫聖中、臣西
都張永縣之天禧觀、善淬鑑、經其手、則光照洞

澈、他工不可及、或時童稚持鑑來、治者遇醉、則
或抵破之、或引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
與若戲、乃取藥傅其上、以敗氈覆之、摩拭良久、
清瑩如故、得錢唯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
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櫃山中、始村人見
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旬、往視之、故
在、遂聞於鄉、番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
殭也、番夫以為不祥、推仆之、邑尉檢視、頂有一
竅、如雞卵大、殊無血漬、面色如生、尉聞番夫推

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艦，旌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旛旆尤鮮華，亦相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僂不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履宮庭，湖廣水經，其載其靈，近傳有龍者，多出處其中，蓋其靈變，即陳孫學士博臨，復固也。

送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等。初命大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畫卧書閣中，有守閤老卒，入白事，但見烏地蟠於榻，矯首冠幘，叱聲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之，乃見熟寢未寤，後至御史中丞而卒。
張都官居方云

祖龍圖

祖龍圖，無擇始登第，倅通齊州，歲餘得告歸，蔡州營葬，事畢復任。後春季檢視官物于禹城縣。

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
君之誌也遣人視墳壠無一抔之缺竟不測其
所從來蘇范郎中徵之言

至德中尚書丞平人期博南縣令
司勳外郎尚書祿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
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
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
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儻垂仁惻某雖
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泣然愍之既死出俸錢

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
子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
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所
流赴關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
荆渚又夢李報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
米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
遺尚白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顙曰
合兒顙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

高舜臣得片石，上有數字，子乃棄其先。
大興洛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後兄祥符中為
銜校，墮卒數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旦以山督役
迷路，聞樂聲，散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
數十，衣服華麗，執笙等，會飲于礪石上，居席首
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肴，謂曰：吾欲婦汝何
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吾將繼至，是夜
果往，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帳簾
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連一月，後兵

取材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
子為石妖水魅所惑也，因即東廡而居，家人視
之，則裝寢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
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扇襦而已，家
屬相與憂懼，慮以而致，卜禱乃召巫覡，具符水
禳誑之術，女子笑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
見疑之深也，儼然殊不顧，高氏家亦無柰之何，
居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
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櫛於子，亦將福汝

家不意暴惡之如是，君家固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無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詹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後以累舉推恩得州長史，亦一歸。志已新，高亦入夜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在知豐州，性剛暴刻而

少恩，一日視事，忽覺頭昏痛不可忍，捫其首，生

兩角，僅二寸許，數日大叫而死。

有李顛者，景祐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邢州觀察推官病疫死，既斂，其頂髮如珠，有二角，長一尺許餘，亦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綱言。

孫翰林

慶曆中，楊內翰偉郡封坐堂上，見一老嫗蓬髻敝衣，逕入子舍，詢何之，不應。頃之復出，語云：郎君教我來，老息婦不敢自專，遽呼左右逐之出。

中閫即不見，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來日郎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舉家驚愕，翌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辛癸口鼻不可嚮適，門闔不能開，久之聞語笑歌管之聲，自辰至申，昏霧漸釋，排戶而入，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與我，惟飲器用珍醞，筵設華煥，飲饌音樂無不精美，我亦忘身為楊氏婦也。然精神頗亦失常，即召劉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聞翰林孫郎中專主符禁，亟俾視之，曰此鬼窟在

東南三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一符致婦寢室之門，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泊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于外，蓋欲誘之出也。出則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雖昏霧如初，獨香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出。少時霧氣解散，郡封亦復故。孫乃與楊公假靜宅作壇，奏章自茲不復來。孫云已囚海上石室矣。慶州察推張偉嘗言之。

室東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使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速吏曰

爾等畫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生者未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領數千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駭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

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返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為

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牀前進士朱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寶元中，夏英公為陝西路安撫招討使，駐兵鄜時，嘗與僚屬言，向自知制誥，出守安陸郡，有羈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呼而問之，爾有何能？為予晉公所知。劉曰：某本捧日軍之營婦也，嘗出詣親家，憩於汴上柳陰，忽一人巾幘紫袍，

就已而坐云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許于除官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於陽間今欲憑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言既驗人必以懇謝汝若事我以此為報其懼不敢答洎歸鬼亦隨至他人不見也夫亦不信則夫婦皆若寒熱嘔洩不得已事始則火伍中人來占事悉驗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繼晉公不欲營婦出入卿相之門遂度為女冠不公南遷某亦連坐編教斯郡實無他

唐術但萌于心則鬼知之復曰吾心有一事爾知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方敢言也不其是時苦家貧干執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書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仍云事亦不諧既而果然吊榷酒於彫陰其間其說誠符身命相曹宜軒而異稅道士一語豈理也其術之術利景祐中利州道士稅某善妖幻洎符禁之術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密室置大桶於前被髮仗劍追其魂神入桶覆之以石其

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或祠醮謝以財，乃去。石
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籠餅，泊諸肉者，求之
即愈，不爾遂化為白鶴飛去。或即虫出，利人皆
神而畏之，嘗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
植，手亦不能舉，恣行鞭箠，僧密訟於官，命賊曹
擒捕，先沃以犬羸之血，術無所施，獄具遂斬于
市。長安冠萊公野先書其冠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

唐郎中渭方為郡，夕夢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
不聞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延
評入界，唐公驚愕出郡，近勞見其風神秀偉，便
以公輔待之，仍出諸子羅拜，唐新飭鞴勒致廳
之左，寇既歸，其子拯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
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
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
成名，唐中魏進士

建州進士魏某者，富有詞學，履行溫慙，家亦頗石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既預計偕，夢一衣緋衣人，命徒執之，棄市。始謂必捷科第，既而不利於春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閭，有鄰里少年對語不遜，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守是郡，聞其學行為衆所捕推，欲罷法脫之。闔郡官吏亦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職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命徒執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也。某避時

迨一掌致人於死，市死乃前定也。將刑，一郡士庶無不為之嗟惜。
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火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斃，牙擊屋瓦，明日視之，無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梧悉長三四尺，皮

佛書其疏燔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
矣止誦一卷餘則未嘗讀也是以獲來詰其僧
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
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爾常曰我今往瓦市遊
看毛密遣僕使探其伎藝者歸而詢之皆符
令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
石首縣鬼繼至曰解纜何故不相告俾我晝夜
奔赴百餘里足令斫矣至零陵二歲邑君桑鬼
自是而絕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夜坐
書閣中窓外有小圃聞若環珮聲又如往來誦
佛書者月色微亮窓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
周身白毛熠燿口中咄咄不已遽呼從人擒之
乃鬼也面黝髮蓬身紫藻荇水乳四垂行則丁
冬遂以挺毆之大呼曰我為若有災來此念經
消禳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搗痛擊終
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許遂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以躍高丈餘已復
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家事以失官崔亦自
有傳陳向秘丞嘗曰亦為崔所來此為證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
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
四面以箕扇之良又有二女子如夢寐或若刺
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
扇平天下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

女日來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
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
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
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戒
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遂發石
觀之見群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
去既笄而嫁生數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
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
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處今以廟中判官與若
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
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數郡而卒
其才藻廉勁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飭垢貌
蓬鬢如土偶判官馮山女今日七月廿九日
具自此薛比部言計不學而自稱流籍也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

妻卧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
伏罪一婢妊娠已數月薛以牒許其詐遂俱就
戮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許于薛曰兒
不當死何以枉害我晝夜聆其語然家有吉凶
鬼亦以報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則鬼不至他
所則來嘉祐中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行至
始平縣鬼曰公將死無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
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理置而不論矧在胞中

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訐、豈釋氏所謂冤宿世者如是耶、
張靖學士云

陳良鄉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邃博、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

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帙、臥讀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約以十年、乃自得夢至卒、正周十月耳、豈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一豕，以為祀神之具，豕無欄豎，多壞羅之藩籬，入其宅，且穢汚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之，不勝其憤，自夕訐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為羅某所損，歲已乏祀，願神速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二犬交，即戲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閹，初為荊南牙校，其狀貌真閹也。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
辛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目錄作長孺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其為政務疾惡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視群吏若仇讐，朴撻殆無虛日。一日晚坐廳，有黑犬自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群吏競持挺逐之，入吏舍，忽不見。既而陸妻死，遂百鬼進其舍，陸子幼，有數婢，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

陸夫怒，縛群婢榜掠，至髡鉗烙炮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盆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理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間，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語大畧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絕。長緒自為人言如此。

寇侍禁位，嘗為三同大將，與同列李謙者，皇祐中，部督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京，宿于定州永樂驛之堂，時苦寒，乃熾炭炷燈，擁爐而坐。夜將二鼓，李某先寢，堂後啾啾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為異。俄頃門轟然大闢，一媪長二尺許，蓬髻偃僂而前，以口噓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擊之，媪走。寇逐之，賴抵門扉，偃仆于地，即閉堂之前門，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頭又觸之而踣，因大呼驛吏與僕，廝秉火而至。

見寇顛破血流燈灺且折門閉如故李以被蒙
首伏床下詢之驛吏云嘗有斯祆出自堂後在
城下路中寇自說如此耳張尚書
張尚書存冀州人家富於財策進士第累歷臺
省館閣清要之職致政歸鄉園一夕園人見一
犢盜食馬粟逐而捶之但見白光奔院內遂失
之門閉如故翌日張病肌骨痛者數日向策杖
詣馮廡園人云旬日前夜見何物園人曰見

一犢竊啗馬粟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
見不可擊也園人頗疑之歲餘病亟閤者見一
犢自宅門出追視乃不見俄聞宅中哭乃尚書
哭也朱左藏允中言

高密姜定國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
長而貌狠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
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
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

遂於厨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
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
遽來持王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答乃力
解其手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
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
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踰毀垣而入翌日不敢
出門恐官捕殺入者曰旣高不得出里巷伺探
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惟見一朽腐
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在

道在衣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墜小
兒蓋游魂憑而為變耳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寢曲
室夢一老父衣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
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
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為三世人我尚留滯
幽壤即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
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

邑不素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邑女，令明府欲得媵，妾昏與姬以其應命。適見明命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姬以審，如女言，誠家。人湯其衣食，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苦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白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妾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

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士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冠族。若許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親覲，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鮮言。若蛟龍斷地，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勸哉。

蔡待禁

蔡侍禁者，故蔡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中，帝為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綠衣蒼頭展刺云：「即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五六人，衣淺黃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即君」云。前生與死為昆弟，固請細拜。蔡知其異，不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寢定神思，拭目熟視之。自即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過？自先居安海門，譙生十年，今期滿為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詣兄求所居止之所。蔡曰：「其之僻宇湫隘，

豈堪即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貯高穉之室，曰：「乞糞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僂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驢駕索駝，負載巨索者，罔知其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有衣錦袍，屬索鞵而騎者，執搨而趨者，左右前後亦數千人。有伶人首飾衣紫緋綠袍，奏樂前導。即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獵犬泊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

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郎君復至，敘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首有凶吉，謹當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覲，宜焚香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間聞合樂聲，如聞隙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差不懼。蔡之細君由隙窺之，見郎君者，兼步輦擁姬侍數百，皆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袤，若宮室然。蔡有男，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燭香已告郎君，郎君曰：

嫂何爲者？對以求見亡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懼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滅去。嘆曰：果驚去矣。又數月，遇蔡誕辰，鬻紈素數疋，以爲壽。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未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擇閭室而止焉。揚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

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徙明越，
巡檢將至任一日，即君前方丈，悉水陸珍品，顧
蔡曰：非敢故為異味，有恪於兄，恐不相益耳。到
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從此辭
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故，
故察省張公，抗時早涼，返日說斯事，公亦有傳
嘉祐五年，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因
微巡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女子年十三四，

裸形如丐者，僮僕出馬前，云是黃八娘家女奴
來投官乞命，詰之，其婢云：媪怒我，暗殘金，側里
數鬻鞭笞百餘，又以火箸遍灼我身。其婢云：我
作勞少息，不覺媪來，怒我不起，懸我足於梁，以
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內空囿中，不食已三
日矣。常問何以得來，云適有白鬚翁至，囿前呼
某等，令躍出，某云：饑憊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
但躍不覺，隨聲而出，乃引至官道，云：此少選
有邑官來，可懇以脫。常至縣，逮黃媪詰之，一皆

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璿尹荆南劾治具款贖
金而釋之媼今尚在其悍戾殘忍真狼虺然嘗
適數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讐而化儒前此婢
媵潛被戕害者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所居
之前後媼叱之即泯然噫白鬚翁豈非神靈乎
指導二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
歎街恨於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
為力矣而今幽滯於黃媼之室豈向所殺者當
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憚之也不可致詰

矣又斯東常詢自媼媵言其外友曰宜去其公案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中為
陝州推官監司俾鞠獄于武昌事訖歸夷陵至
荊州黃潭驛忽持刀自剄喉雖斷而未死祖擇
之時為荆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
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賊
濫分明罪宜處斬乃棄筆於地祖命取桑根線
縫其創自以手禡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調于

京師，雖稱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洎挈之
到任，則故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女欲
以書訴於家，則隄防甚密，無由而達。歲餘，悒柳
而卒，又不散權厝于外，但裹以衾席，瘞于廨宇
之隙地。韓既死，方具柩而斂焉，賊濫之誅，豈非
此耶？
李敏，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靈公殿
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

再拜啓其事於神，神不應。遂徹瓦，未幾，黑雲
滿殿庭，風雹大作。李始懼，披簡拜階下，仰視神
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霆數聲，穿屋而去。凡
損稼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鬻僧之語，
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上，因徹瓦而驚，
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向少卿宗道

潭州樂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鼉能變怪食

入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
得屍、以為鼃之食也、李氏痛切無方、以復其冤、
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達於帝、
是夜夢吏若道士、盡天神之從、官者、駢民以行、
久之至一處、深巖虛潔、若天府、扉而屏之外、有
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
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
乃悟為鼃妖、已而俱入、至庭下、遙視殿上、若有
人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

鼃肆暴、枉害平人、決鐵杖一百、凌死、李某不合
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王碩決脊杖十五、
遂俱駢出、民覺而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罹
罪罟、杜門不預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
潭州、民坐遺火、延燒一坊、伏罪、竟如所夢、

之表、沙僧寶珪云

坐茶肆、遵道者

僧令遵、陝州人也、多智數、善附黠、權勢、天聖中、
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聞、宮掖、莊獻賜與巨萬

於陝州造一寺，備極壯麗，凡用錢十於萬緡，嘗
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僕取隆策，時有驚者，
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異之，過百許步，
下馬，復來揖之，未已，即曰：豈非隆策之僧乎？遵
曰：然，復白：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
之，因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
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爾，免死為幸，僧不
懌而起，既歸陝，具以驚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
道者戒行素嚴，禍何由而至，以謂不然，至慶曆

六年，傳岩潤馬道人將圖不軌，陝有市民亦預
其謀，民將自陳于官，密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
于郡，不過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師，地連日
，但持我書詣之，因其言以達朝廷，豈止免罪，
當獲重賞，民從之，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
民名，捕得，盡道所以然之狀，及出，遵書，時薛紳
守陝郊，大怒，遂黥遵為武昌城卒，不其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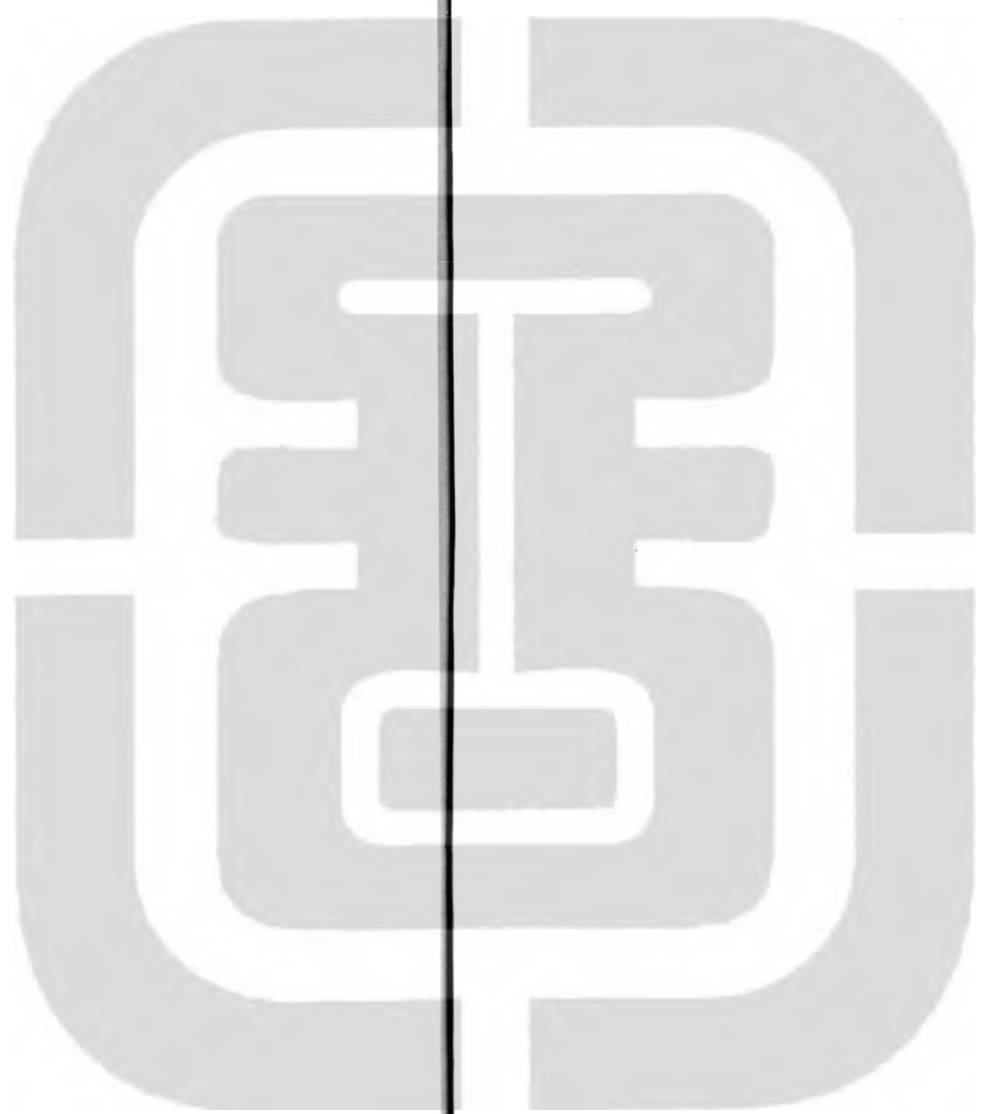
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

有身矣、畜錢千餘萬、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
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
邢州不須呵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
符離衛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
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
調也、既而卒、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
州界、張弓手店、見衛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
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亦明在兗州對辦、暫往
省向、差令歸、即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

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
子皆已死矣、
四會縣尉呂邈云

同州村民

同州馮翊村民、寶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之、民
家有老翁、八十餘、夜則來與老翁共語、人皆聞
之、忽謂公曰、我昨日往延州與羌賊交戰、南兵
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擒、鄰里相傳、喧然、聞
於邑大夫、方將逮翁詰之、後三日、敗問果至、自
茲州縣屢有呼向兒、謝翁曰、我住此、今翁家不



書